紅樓夢影/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一回　賈侍郎藥醫愛子　甄知縣刑訊妖僧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政扶賈母靈柩，賈蓉送了秦氏、鳳姐、鴛鴦的棺木，到了金陵，先安了葬。賈蓉自送黛寶的靈，也去安葬。賈政料理墳墓的事。一日接到家信，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、賈蘭得中，心中自是歡喜。後來看到寶玉走失，復又煩惱，只得趕忙回來。

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的旨意，又接家書，果然賈赦赦罪，賈珍復職，更是喜歡，便日夜趲行。一行到毗陵驛地方，那天乍寒下雪，泊在一個清淨去處。賈政打發家人上岸投貼，辭謝朋友。總說即刻開船，都不敢勞動。

自己在船中寫家書，先要打發人起早進京。寫到寶玉的事，便停筆抬頭。忽見船頭上微微雪影裡面，一個人光著頭，赤著腳，身上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的斗篷，向賈政倒身下拜。賈政尚未認清，急忙出艙，欲待扶住，問他是誰？那人已拜了四拜，站起來打了個問訊。賈政才要還揖，迎面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寶玉。賈政吃了一大驚，忙問道：「可是寶玉麼？」那人只不言語，似喜似悲。賈政又問道：「寶玉，你如何這樣打扮？跑到這裡？」寶玉未及回言，只見岸上有一僧一道趕來。此時早有人將寶玉攙了進去。這裡賈政一聲「拿」，只見眾家人帶領水手將僧、道捆了。賈政吩咐道：「你們小心那妖人的邪術。」只見兩個小跟班兒的五福兒、四德兒跑了去，每人臉上澆了一泡溺。賈政派人看守妖人，一面將備悉寫了一封信，拿了全帖，差人去報武進縣。

且說這知縣姓甄名應喜，就是甄應嘉的兄弟，乃是進士出身，用了榜下知縣，為官清正，真是愷悌君子，無人不感激。

這日正坐早衙放告，頭一起帶的是伙騙財物的。這原告是個晉人，姓郝名義，就在這鼓樓前開著個長髮布店。有個伙計叫作傅有義，當初本是個窮人，這郝老西兒因他打的算盤好，就留他作了伙計，有二年的光景，待他也很好。這天姓傅的來了個親戚，姓胡叫胡充。說是跟官，那官府船上要用四捆布，講明價錢，僱了小車子推著，就教這傅伙計同了他的親戚押著布去領錢。至今一個多月，連推車的都沒了影兒了。縣令聽了，著郝老西兒回去聽傳。這裡發票拿人。

第二起是開集豔堂的魏錢氏，他有個女兒叫作魏小青，是從蘇州過來的，真是色藝雙全。本處有個原任的公子，姓洪雙名大器，同著他家的清客白墀，還有個朋友是監生，叫卜希文。

這三個人常到他院中擺酒過宿。先還給錢，後來就把家中的古玩陳設都拿來折算。這日姓卜的借了他女兒一隻金鐲子，重五兩二錢，說是作樣子。討著總說沒打得。過了十幾天，又打發保兒去討。恰巧遇見他進當鋪，保兒就跟了進去，藏著聽。原來是他把鐲子暫押了幾吊錢，如今又拿了票子來找價要賣。正在商量，被保兒一眼瞧見是他家的東西，便說：「卜相公，怎麼賣起我們的鐲子來了？」卜監生如何肯認，便說是他娘子的，保兒訛他，凌辱斯文，動手就打。保兒也就還了他的席，二人揪扭在一處，保兒的頭也打破了，所以被地方拿了送縣。知縣審明口供，行文到學裡，革去監生，枷號一個月，又斷了十弔大錢給保兒養傷。當鋪無干，釋放。又傳了魏錢氏當堂領贓。

那洪、白二位也就不究了。

將要退堂，又有普濟寺的住持悟了和尚喊冤。因他廟裡有幾間閒房出租，有個秀才名叫吳彥時，十分寒苦，租了一間耳房用功。和尚憐他是個秀才，也不教他自己起火食，每日隨著大眾吃齋。先還是偷了海燈的油照亮兒，後來就教和尚給他買蠟，漸漸的又嫌飯食不合口味，沒葷腥兒，又要喝陳紹。鬧的和尚煩了，要收房子。他倒說，既是「普濟」，原該大家吃的。

這和尚本來老實，只好將就他。誰知越鬧越凶，教和尚替他接唱的。和尚無法，便

請了幾位相公們評理。他倒說這普濟寺本是他的香火院，這和尚不安分，要攆了他，另換住持。和尚鬧不過秀才，只好寫張呈子來告狀。縣官問明原告，又行文到學裡要了這吳秀才來。皆因公堂有神，吳秀才自然也就說了實話。

知縣就把這聖教中的敗類交給老師，打了十板，記了一過，立逼著搬出廟去。和尚從此也就不敢慈悲了。

知縣完了這三案，才打鼓退堂。將到書房坐下，見門上的拿著一個全帖、一封書子進來回道：「工部賈大人差人下書。」縣官說：「賈大人不是起了身了嗎？」門上的回道：「據來人說，他們丟了的那位少爺找著了，還拿了兩個妖人。」知縣說：「噯呀，這賈寶玉還是奉旨尋訪的呢。怎麼偏偏的在我地方上。」說著看了來書，說：「你教長班拿我的手本先同來人去，我隨後就到。再派四個快點，帶了刑具去伺候。」門公答應去了。這裡知縣吃了飯，傳轎出門。走到毗陵驛的地方，早有驛丞在道旁迎接。知縣在轎子裡拱了拱手，轎子已竟過去。到了碼頭上，不見有賈政的官船。又過了一個小坡，遠遠的望見敗蘆叢中露著一根桅桿，上掛一面大黃旗，上頭寫著「工部左堂」，便知是賈政的座船。臨近了，見一群戴纓帽的人在那裡指手畫腳。只見長班跑了過來說：「賈大人的官船在這裡。」於是住了轎。船頭上的人嚷道：「搭上來罷，地下滑。」這知縣斷乎不肯，便搭了跳板扶手，又鋪上棕氈，知縣下轎上船。這裡賈政迎了出來，讓了門。到得官艙裡，知縣就要行禮。賈政連忙拉住，說：「貴縣咱們又是親戚，又是世交。這如何使得？」說著彼此作了揖，分賓主坐下。家人倒了茶，寒溫了幾句。知縣說：「這件事實在是萬幸，可喜可賀。」賈政說：「總是賈政無德，才有這樣異事。」知縣說：「也是世兄該有這幾天的坎坷，但是那僧、道實在該死。」便叫跟班的去傳給快頭，先將妖人押去，晚堂聽審。

又向賈政道：「請世兄見見，不知可否？」賈政道：「原該叫他出來請安的。」於是叫人將寶玉扶了出來，見他面色青黃，仍是僧裝，見了人也不請安，也不作揖，只是發怔。知縣道：「管家，你扶少爺進去罷。」便對賈政道：「據卑職看，世兄這光景竟是一團邪氣，須得用藥調理才好。」賈政道：「貴治必有名醫。」知縣笑道：「醫家雖有幾個，也都靠不住，無非是騙馬錢耳！」說著打荷包裡掏出一個紙包兒，打開是一丸子金丸兒藥。托在掌上，向賈政道：「這是去年家兄寄來的保心丹，專能驅邪安神，用陰陽水調服。」賈政接過來，叫人依方調服。這裡又說些閒話，看了看表，問道：「吃下藥去怎麼樣？」家人回道：「吃下去只聽肚子響了幾陣，此刻出恭呢。」知縣道：「你看看下來些什麼？」家人進去，少時出來說：「走了些黑東西，像膏藥似的。」知縣

說：「你再看看裡頭有什麼沒有？」家人又去看了，說：「裡頭有好些像紅線似的蟲子。」知縣向賈政道：「我們可以進去看看脈息。」賈政道：「原來貴縣善岐黃之術呢。」知縣道：「豈敢。」說著進了房艙，見寶玉臉朝外睡著，此時臉上已有些血色了。知縣道：「不要驚動。」遂在牀前一個小杌子上坐下看脈，看了一會，出來對賈政道：「病是退了大半，須把病根除了才好。」賈政道：「愚父子何以報答盛德？」說著又作了個揖，便要留飯。知縣告辭道：「還趕晚堂審案呢。」又囑咐道：「他不要吃不可強吃，明日再送兩丸藥來，須把邪物瀉淨，那就痊癒了。」說罷，告辭上轎去了。

賈政送了知縣，回進後艙。見寶玉仍然睡著，賈政便在對面坐了，呆呆的看他。只見寶玉翻身醒來，此時心中已經明白，瞧見父親，慌忙跳下牀來，抱著父親的腿，放聲痛哭。賈政道：「我的兒，幾乎把為父的坑死！」便也哭起來了。

進來兩個有體面的老家人勸住賈政，問寶玉此刻覺怎麼樣？寶玉道：「覺著很餓。」賈政命人伺候他吃飯已畢，又問他：「到底是怎麼就跟了他們出來？」寶玉道：「那天同姪兒出場，走到龍門口，人多一擠，就不見蘭兒。我想著他必是在下處等我。剛走了幾步，就遇見那回送玉的和尚，說：『他們都坐車回去了，我送二爺回府罷。』說著，又過來個道士，在我身上拍了一下，就糊塗了。後來也有明白的時候，也有糊塗的時候，只是說不出話來，也不知走的是些什麼地方。今早一陣明白，看見船上的旗字，又瞧見五福兒在後艄上，就知道是父親的船，我趕忙跳了上來，就又糊塗了。」說著，夜已深了，父子安息。次日一早，知縣就差人送了藥來，又打聽寶玉的光景，又說請大人耽擱幾天聽聽這案再起身。賈政賞了來人，只得在此聽信。便寫了一封家信，就派鮑喜上岸，僱了個包程騾子，趕緊回家報信不提。

且說武進縣將妖人過了一堂，十分狡展。第二堂，用了大刑，才吐實情。因同黨中有個妖婦馬道婆，是寶玉的乾媽。因馬道婆的引情，認識賈府。後來馬道婆用饜魘法害寶玉，又教他們去解救。馬道婆又把寶玉的玉偷了出來，教他們送去，故作神奇，無非為騙賈府的銀錢。又究出那年把錦衣府趙大人的公子拐去，用邪術閉了心殼，假作羅漢降凡，到處惑眾斂錢。

沒一年的光景，就把個少年公子折磨死了。所以那日在舉場，遇見寶玉隻身在那裡發怔，他們就照趙公子的例辦理，不想天網恢恢，遇著他父親的船。罪無可辭，知縣審明口供，當堂畫供，作了文書，詳了制臺。因這寶玉是新科舉人，又是國戚，曾奉諭旨尋找的人，所以連忙具折奏聞。馬道婆另案業經絞了，無庸議。便請了王命，派了四個

劊子，把這兩位神仙送到太虛幻境去了。

這裡知縣差人把案底送與賈政看了，賈政父子才知全是馬道婆一人興妖，十分感激甄知縣。自己到武進縣謝過知縣，即日開船趲行。此刻已是初冬，河面漸漸凍了。不知賈大人如何到京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